



杭州文艺创作 纵横工程一百题

HangzhouWenyi Chuangzuo
Zongheng Gongcheng Yibai Ti

翁卫军 ■ 主编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州文艺创作纵横工程一百题 / 翁卫军主编.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735-284-6

I. 杭… II. 翁… III. 杭州市—地方史 IV. 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012 号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杭州市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邮政编码 310009

责任编辑 朱晓莉

封面设计 项瑞华

责任出版 李 兵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422 千字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5-284-6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杭州文艺创作纵横工程一百题》

编委会

顾问 叶明

策划 张鸿建

主编 翁卫军

副主编 汪小玫 陈一辉

编委 杨培泽 胡惠芬 徐志远

王连生 王翼奇 薛家柱

肖剑忠 褚树青 夏烈

序

我们生活在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刚刚发现的良渚文家山遗址，将我们的思绪带到了5000年以前；我们生活在一座生机勃勃的时尚之都，崭新的杭州以她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目标，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现实的美好蓝图。

改革开放30年来，杭州经济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各项社会事业亦成绩斐然。文化，尤其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这个迅猛发展的新时代可以也必须抓住表现对象，感受大时代到来的新鲜气魄，创造令人振奋、使人震撼、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大作品。同时，具有创造力的杭州文艺工作者也应感受时代脉搏，并以对现实生活的敏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世界观及人文立场的指导下，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提升文化生活品质，讴歌时代新风，干预社会不和谐现象，安顿、净化和美化人们的心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杭州文艺创作纵横工程一百题》的撰写与出版可谓适逢其时。

《杭州文艺创作纵横工程一百题》，纵，是指杭州自建城以来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文化名人，延续至今的人文遗迹、传说故事、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等；横，则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名城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重大活动和事件，现实生活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著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等。总的来说，该书包括了杭州古今“人物”“事件”“现象”三种类型的100个辞条。该书与一般辞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忠于历史，提供准确的基本史事，又更加注重挖掘、揭示现象和事件背后的人文意蕴，同时较为充分地展示了撰写对象的人生细节，旨在

为文艺工作者提供阅读、思索的素材和触类旁通的视野，并藉以触发创作灵感。深信该书的出版对杭州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不言而喻的功效和意义。

2006年7月，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正式启动该项目，委托杭州市文联具体落实，分工撰稿。在杭州市文联的精心组织和各门类专家学者及文艺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一年半，该书一期工程100个辞条圆满完成。课题组成员反复协商论证，全面详尽地把有关杭州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作了一次认真的梳理。在此，我谨对所有参与此项工程并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是为序。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7年岁杪于杭州



目 录

(28)		家大四曲
(83)		并独白
(92)		台英器已印山架
(99)		中其要已家橋蘇
(103)		蔣周
(107)		蕭干
(108)		許天文
(110)		昇地
(111)		高幸

古代(远古至清代中期)

(108)	跨湖桥文化	(1)
(133)	良渚文化	(4)
(138)	西施	(8)
(141)	孙权及其父兄	(11)
	苏小小	(15)
	钱镠和吴越国	(19)
	褚载与杭州丝绸	(23)
(133)	罗隐	(26)
(138)	白居易	(29)
(142)	林逋	(33)
(146)	毕昇	(36)
(149)	沈括	(39)
(153)	苏东坡	(42)
(158)	柳永	(45)
(161)	李清照	(49)
(163)	鲁智深、武松在杭州	(52)
(167)	方腊起义	(55)
(173)	南宋王朝	(59)
(178)	岳飞	(63)
(180)	南宋画院	(67)
(181)	南宋瓦舍	(71)
(182)	南宋官窑	(74)
(183)	陆游	(77)
(191)	济公	(81)



元曲四大家	(85)
白蛇传	(88)
梁山伯与祝英台	(92)
施耐庵与罗贯中	(95)
周新	(99)
于谦	(103)
文天祥	(106)
洪昇	(110)
李渔	(113)
海瑞在淳安	(116)
陈端生与《再生缘》	(120)
葛云飞	(123)
杭州四大书院	(126)
文澜阁《四库全书》与丁氏兄弟	(131)

近、现代(晚清至民国)

西泠印社与吴昌硕	(135)
龚自珍	(138)
胡雪岩	(142)
杨乃武和小白菜	(146)
林启与求是书院	(149)
杭州光复	(153)
章太炎	(156)
蔡元培林风眠与国立艺术院	(161)
苏曼殊	(165)
郁达夫	(168)
戴望舒	(172)
李叔同	(176)
丰子恺	(180)
鲁迅	(184)
秋瑾	(189)
史量才与沈秋水	(193)
都锦生	(197)



湖畔诗社	(201)
南社与杭州	(204)
一师风潮	(208)
衙前农民运动	(211)
西湖博览会	(215)
马一浮	(219)
茅以升和钱塘江大桥	(223)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228)
笕桥对日空战	(232)
浙江陆军监狱中的斗争	(235)
浙江“三通”	(238)
司徒雷登在杭州	(241)
杭州之越剧首演地	(244)

当代(1949 年至今)

杭州解放	(248)
修建新安江水库与大移民	(251)
潘天寿	(255)
盖叫天	(259)
沙孟海	(262)
高阳	(265)
50 年代杭州大学人文学者群像	(268)
常书鸿与敦煌	(274)
农民企业家创业史	(278)
杭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281)
毛泽东在杭州	(285)
周恩来在杭州	(288)
邓小平在浙江(杭州)	(291)
徐传化	(294)
夏衍	(297)
钱学森	(301)
叶浅予	(305)
鲁冠球	(309)



宗庆后	(313)
冯根生	(317)
马云	(321)
杭州民间艺术	(325)
杭州老字号	(329)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	(333)
西溪	(337)
京杭大运河	(341)
昆剧《十五贯》	(345)
萧山围垦造地	(349)
北山街	(352)
春风行动	(356)
杭州人民抗“非典”	(360)
杭州体育群英	(364)



古代(远古至清代中期)

跨湖桥文化

简述

萧山中部,有一个著名的湖泊——湘湖。湘湖地处两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系之间,东列曰石岩山、萧山,西列曰石檀山、东山头、美女山、城山,均为会稽山余脉。北宋政和二年(1112),萧山县令杨时“视山可依,度地可圩,以山为界,筑堤为塘”,遂成湖。初成时,湖面 37000 余亩,周围 40 余公里。“因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人谓境之胜若潇湘然”,因而得名。明人张岱曾来到僻处萧然、舟楫罕至的湘湖,惊叹其“腴腆羞涩,犹及见未嫁之处子”。这位意气隽永的读书人如果知道湖底沉埋着一处远古遗址,真不知还会蔓生出多少风雅之思呢!

1990 年 5 月 30 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接到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巫凌霄老师打来的电话,告知有位名叫郑苗的学生在湘湖捡到了古物。距今 8000~7000 年、代表杭州地区历史之先声的跨湖桥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跨湖桥为湘湖狭窄处的一座拱桥,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遗址位于桥南约 700 米处。1990 年、2001 年、2002 年,跨湖桥遗址经过三期发掘,其独特而神秘的文化面貌开始显山露水。2004 年,中国考古学界将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正式命名为跨湖桥文化。

跨湖桥文化的年代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主要的原因是它给人一种陌生感。人们无法将这一看起来比较先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 8000 年前的远古历史联系起来。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之前,7000 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是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最古老的遗址,但跨湖桥遗址并没有如人们的逻辑想象、以河姆渡文化“源头”的原始面貌呈现给大家,相反,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制陶技术上体现出许多先进性。这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考古学家在地层分析中,发现了遗址被海侵淹没这一重要事实,从而推导出跨湖桥文化被海洋颠覆的结论。“沧海桑田”虽然并没有解释历史变迁的具体细节,但起码为人类文明的“中断、变异”现象提供了想象的资源。

跨湖桥遗址被海侵废湮的事实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的观察。第一,叠压在



遗址之上、厚达4~5米的淤泥层表现为一种水平层理相的潮上带和潮间带堆积,反映出遗址被淹没后的长时间里被海潮控制的事实;第二,分析潮间带土层中的硅藻化石,其成分构成符合海洋性特征;第三,遗址废弃后,暴露在表面的陶器、石块、木桩上普遍发现“船蛆”、“藤壶”、“中国绿螂”等海生物的遗骸。

从大的历史背景看,随着第四纪最后冰期的结束,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海侵事件,海平面从-50米开始上升,到距今7000~6000年,终于稳定在现在的水平。跨湖桥遗址为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惊心动魄的证据:海洋确实吞没了曾经发达的古代文明。而在海侵之前的东海大陆架,是否掩藏着人类文明的更大秘密呢?果如是,跨湖桥文化或许是一支已经消失的文明的最后证据。

那么,跨湖桥文化到底为我们保留了哪些文明成果呢?

独木舟。在跨湖桥遗址的早期阶段,曾经出现了一段气候干旱期。在古村落的东边有一个湖泊,考古发掘并没有揭示这个湖泊有多大的面积,但却发现了湖泊的边缘地带逐渐干涸萎缩的现象,一艘正在修理的独木舟竟然因此被废弃在离水面愈来愈远的岸边。这是一艘大陆沿海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独木舟,长度超过了5.6米(一端被砖瓦厂取土破坏),宽0.52米,用火烧法挖凿船体,制作十分光整。木桨也有发现。相传伏羲氏“剡木为舟”,说明独木舟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约1000多年以后的日本鸟浜、三方町等遗址也发现了形式相同的独木舟,其间的文化联系虽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但两条或多条独木舟并排连体成为“方舟”,可以达到越洋远航的平稳要求,则是民族学资料支持的。独木舟的发明是南太平洋岛屿开发的重要前提。

栽培稻。遗址出土大量有食用痕迹的动物骨骸以及数量较多的橡子储藏坑,这表明狩猎、采集依然是当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稻作农业已经出现,从稻米的形态观察,已具备栽培稻的特征。许多陶釜上残留有煮食的锅巴。遗址还发现了中国南方地区最早驯养的家猪,反映定居生活已经十分稳定。居住形式既有带独木梯的干栏建筑,也有土墙建筑。

漆弓。弓的发明也是人类历史的重大创造。“黄帝尧舜做,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威天下”。遗址发现了数量不少的石镞、木镞,更重要的是出土了一柄保存较好的木弓。木弓桑木制,残长1.21厘米,中有拊(抓手部位),外涂红漆,制作精良。这柄漆弓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漆器。

彩陶与太阳纹图案。遗址出土功能齐全的各种陶器,如釜、甑、罐、盆、豆、钵等,制作匀薄,一批黑光陶最为精致。陶器上装饰有堆贴、刻划、彩绘等形式的图案。彩陶是跨湖桥陶器的一大特色,其中的太阳纹图案反映了太阳崇拜的宗教心理。遗址中还发现分布较集中的烧火遗迹,反映了曾经进行的某种篝火仪式。

另外,煎熬“中药”的陶罐,用提炼的动物胶汁修补破裂的陶器,刻录在骨、木



器上的拟似“数卦”符号都反映了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

跨湖桥文化是杭州湾地区早期历史的一个“谜”，也为人类文明向近海大陆架探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简评

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看，跨湖桥文化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跨湖桥文化的消亡，海侵是个基本背景，杭州湾的特殊地形所形成的“古钱江”潮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洪水滔天、天地倾覆”的历史应该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可能促成了“洪水传说”中国版的“大禹治水”神话。

顾颉刚先生提出会稽一带的自然环境最契合大禹治水的历史条件，并从中演绎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的著名论断。如果我们将这段神话当作史实来看，那么跨湖桥遗址大约不幸落在治水无为的鲧的时代，这位英雄父亲疲惫而无奈的愁容，或者就是跨湖桥遗址结局的写照吧！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我们祈祷，跨湖桥的后人找到了更安全的归宿，跨湖桥的故事有一个更完美的结局。

相关链接

由跨湖桥遗址和跨湖桥文化演绎的文艺作品尚未诞生。基本资料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编写(蒋乐平主编)的《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蒋乐平)

良渚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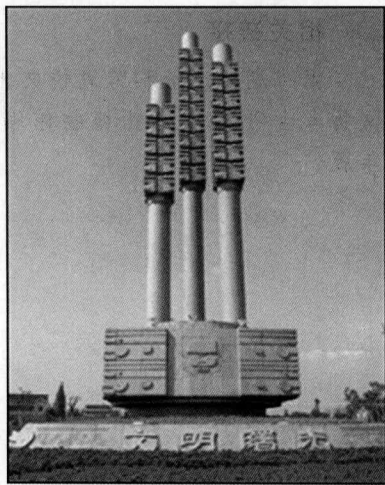
简述

自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就发现在浙江良渚一带有玉器出土,宋代赵明诚在他的《金石录》里详细载有良渚玉器的图录,清代的乾隆皇帝收于深宫的传世玉器中,就有出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璜或其他玉饰品。到了晚清时,良渚一带的玉器已经闻名遐迩,而在民国时期,这种被称为“安溪(为并入良渚镇的原一乡名)石”的玉器更是风靡市肆,甚至流于海外。

良渚一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玉器,它们都出自什么年代?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但是在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的时代,人们把眼光都投在黄河流域,良渚玉器被公认作“周汉之器”得不到重视。这时,几位年轻的考古学者独具慧眼地把目光投向这块“化外”之地。他们的名字是:慎微之、何天行、施昕更。

慎微之,吴兴(今湖州)人,曾先后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务长、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等职。1906年,在上海求学的慎微之在回湖州老家度假时,发现了钱家漾遗址。他把考古的目光锁定在长江下游一带,嗣后良渚一带文明被认定为“吴越民族先期文化”。

何天行、施昕更的考古发现更把良渚文化的时代提前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何天行(1913—1986),杭州人,出生于名医之家。胞姐何谙是国立专科学校校长潘天寿的夫人。1935年,年轻的复旦学子何天行在良渚一带发现了一些遗址,他把这消息告诉了老师卫聚贤。卫聚贤时任“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他十分重视浙江一带的考古发现。何天行的发现也得到了考古学家董作宾、教育家蔡元培等人的重视,1937年,何天行写出了中国最早的考古报告之一《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的著作得以出版。





施昕更(1911—1939),原名兴根,余杭县良渚人。他出生贫寒,小学毕业即辍学,靠自己的努力与聪明在西湖博物馆谋到职务。1935年,他参与老和山遗址挖掘,见出土的有孔石斧与良渚实物相似。1936年7月他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捡得石器数件,又在地面发现许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他带回杭州,请西湖博物馆董聿茂馆长鉴别。同年11月初,他再赴良渚,在棋盘坟第一次发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进行第二次及第三次发掘,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安溪、长命、大陆三个乡,获得石器和陶器两大筐500余件。他对三次发掘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整理。在馆长董聿茂和同事钟国仪等的协助下,于1937年春,写就5万余字的《良渚》一书(又称《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从而成为良渚文化研究的发端。

良渚遗址的发现,开启了长江下游史前史研究的大门。1937年以后,由于战争的爆发,关于良渚文化的研究随之处于停滞状态,直至全国解放。1950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展,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陆续发现和发掘了一系列相关遗址,逐渐对这一文化的内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59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良渚”,意思是“美丽的小洲”。在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有天然的港口,草木茂盛,先民在这里建造房舍、种植水稻、捕鱼打猎、编织纺织、畜养猪狗,还从事手工业的劳动,主要是生产陶器、石器与玉器。据载,良渚遗址是古杭州的所在地,杭州市的先民就是从这里,才慢慢向钱塘江口靠近,向西湖进发的。

良渚遗址具有以下几方面独特而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第一,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良渚遗址原始地理环境和遗址保存的完整性、密集度全世界罕见。良渚文化先民利用改造了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当时中国最优越的文化发展地缘,以莫角山为中心,以天目山余脉为天然屏障,苕溪为对外通道,建筑群与生态林、水田有序布局。良渚遗址区内包括宫殿、祭坛、墓地、城址、村落等各类遗存,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特定的社会形态,是一个带有完整古国形态的大遗址。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文化起源有“古文化、古董城、古国”三个逻辑的历史阶段,“古国”的出现才导致“方国”的出现,最后才形成帝国。这一结论将使中国的古



都排名次序更改,杭州替代出土殷墟的安阳而成为中国最早的古都。

第二,确立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形的社会分层系统。良渚文化已形成了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普通聚落这种级差式的聚落结构,社会也可分成四个等级。遗址内大墓的行政和建筑规模与小墓有着明显的差异。

社会分层关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完备的玉器体系。《周礼·考工记》中说“天子用全,上公用駢,侯用瓚,伯用琕”,据《说文解字》,“全”为“纯玉”,“駢”为“四玉一石”,“瓚”为“三玉二石”,“琕”为“玉石半”。这表示,上古如何用玉、用何种玉,在当时与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良渚文化中,大墓出土的玉器与小墓出土的玉器在品种、数量、质量上不可相提并论。玉琮、玉璧、玉钺等重器,掌握在特定阶层手里;良渚文化对玉不独作财富观,而主要视其为宗教器具和工艺作品,在一琮一璧间有的是一种压缩得紧紧的强力,掌握玉器的显贵者控制天、地、人三祭,也规定了社会等级。玉礼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巫政制度。张光直先生指出,亚美萨满教是玛雅——中国连续体产生的根本原因。“萨满”即“巫师”,远古时人与神的沟通即通过男观女巫进行。良渚玉礼仪式即巫祝活动。

第三,缔造了最早的形态完整的、与物质文化相分立的独立的精神文化,即“良渚精神”。“良渚精神”的核心是原创、首创、独创的精神,血勇、外拓为其外在特征,“玉质气象”为其内在特质,这是中国文明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不仅开创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良渚社会”,而且对当今世界仍具有极大的教育和启发意义。

良渚文化的内在发展张力非常强大,在东南沿海一带,没有一种考古学文化覆盖率和渗透程度超过良渚文化。良渚先民具有非常强劲的创造欲望,在短短1000多年时间里,他们创造了伟大的王国。良渚文化也充满血性和外拓的特点。当时的尚武社会风气很浓,而且先民利用当时先进的制船业,足迹甚至到达海上。而最为独特的是,良渚文化从阳刚血性的宏大气象发展成为内敛的、小器局的“玉质气象”。他们独采内刚而外柔、美色内敛为特质的玉石为艺术表现材料,以夺天工之巧加以非常适度的修饰,创造了举世无双的圆润阴柔的玉饰艺术文化样态。他们不从大势和外放上做文章,不取雄犷威猛,而主要关注精致中的机智和积累含蓄的内力。后来杭州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秉承了良渚文化先民的传统:继续深化犁耕稻作农业,建立起非常丰裕的粮仓;大量植桑养蚕,发展织造印染工艺,建起了丝绸之府;并发展了其他手工业,许多设计生产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平;发展了对内对外贸易,形成行商传统,并在有些历史时期闻名于世。但是后来的杭州地域文化也强化了良渚文化的弱点,原创性有所衰减,血勇和外拓精神逐渐消失,阴柔内敛的玉质气象增多,辐射能力减低。

简评

良渚文化是一个奇迹,它占有若干世界之最的名号:发现了全世界最精湛的



玉器、石器,发展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犁耕稻作农业,同时,它也是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遗址,是中国人创造的最早的形态完整、独立存在的精神文化。可以说,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曙光,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圣地。这种集大成的文化,上承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下启马桥文化、湖熟文化,遥遥启迪了吴越文化,又与大洋彼岸的印第安文明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

相关链接

关于良渚文化的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已发表的较多,这里仅列举几本重要的考古报告和学术会议文集,作为进一步研究者的线索。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西湖博物馆1938年版;《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学刊》(良渚文化专辑)2003年版;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版;周膺:《东方文明的曙光》,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版。

(刘斌 沈珉)